



44014 楊友仁

我在1951年5月出生，先天好武，從小即喜歡插竹劍、耍弄竹弓彈弓等。初中畢業本想考陸軍官校預備班，但因錯過報名時間而作罷。也差點保送進士校，最後選讀台中高工電子科，畢業後在學校工作，蹉跎了兩年，之後才參加軍校聯招進了陸軍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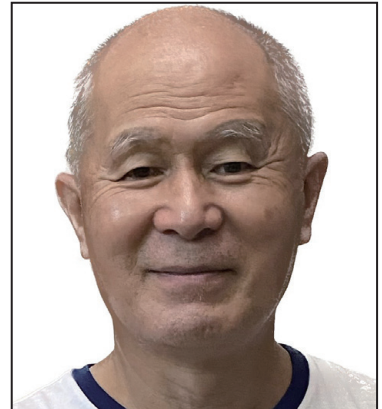
19歲時本來透過工作的台中高工訓導處報名保送官校專修班，結果報到前被時任學校教官的表姊夫鄧俊賢勸阻。他說你若要幹軍人我不擋你，但請你去考正期生，就這樣地報考並進了官校。



學生時期測量課野外實習

我20歲才進官校，為啥想當軍人？只因初中時讀歷史讀到南京大屠殺和濟南慘案，那時想到的就是「把日本人全部殺光」。也不知是不是前世都在幹軍人，殺伐氣特別重，動不動就想把壞蛋或敵人澈底全殲。小時候算命的曾在命盤上批說我適合幹「軍、警」，還好沒去幹警察，否則會有很多壞蛋被我私底下幹掉，因為我不相信所謂的司法能夠保護及還老百姓的清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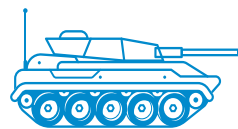
1971年到官校報到當入伍生，這才開了眼界與耳界，有很多眷村用語像是「馬子」與「性子」等，根本是以前從來沒聽過的。雖說從小同學也有很多都是空軍眷村子弟，但他們大都沒在外面混過，用語沒那麼江湖與俚俗，總之也算是給我這隻井底蛙大大開了眼界。在同學中我出生年份其實應該和42期大多數學長相同，但我還是非常感謝我們同學待我如同齡的兄弟一般。



官校一年級時還渾渾噩噩，直到知道選科要看成績，才奮發圖強。本來一直想選步兵，但後來聽孫澎同學分頭發展的建議，才改選裝甲。孫澎則選擇了步兵，期望未來能在不同領域共同努力，尋求發展。

官校四年讓我從懵懂不懂事慢慢地成熟起來，也交到幾個可以談心的好朋友，像是孫澎、黃中原、張立達等，甚至連林正義也在我們結義深交的幾個好同學之中。只是隨著時日推移，有的離世，有的離台，熱情都已不復當年了。

畢業分發裝甲兵第一旅戰車711營。排長、副連長就分別都幹了兩年多，可稱為最資深的排連級幹部，其原因就是脾氣硬不肯妥協。為了這個壞毛病，推遲了幹副連長和連長的時程。後來接連長時更為了只想幹戰車連長，寧可把營部連



長缺先讓給其他同仁，自己慢慢等。不過我最後覺得幹戰車連長是我一生中最能發揮己長、也是最值得回憶的輝煌階段。

1981年考上陸軍指揮參謀學院，畢業後分發701群任作參官，因為參謀中只有我有參大學歷，所以幹盡苦差事。後來戰車780營要輪調金門，缺副營長而奉命轉調該營。金門兩年多，副營長去、副營長回。回台後原本營長出缺，卻因脾氣硬、長官緣不好，又讓個連參大都沒去過的學長接走了。後來我轉調新竹軍參三科作參官，既管作戰又管演訓，從早忙到晚，簡直跟在戰車群部時一個樣，累到爆，忙到沒時間去上廁所，開始有了心律不整的問題。

最後是韓國瓚將軍幫忙，將我徵調到裝甲86旅幹後勤科長，隨後接支援營長。這個營長階段也是我軍旅生涯中值得回憶的一個美好時期，替旅上贏得了年度高裝檢第一名。交差後先調裝部中心將軍山裁判組長，1990年進戰院，畢業調十軍團第四處參謀，後續調109師第3作戰群副指揮官，直至調73旅參謀主任才升上校，1995年退伍前與陳憲法一起接受職前訓練，就此結束20年軍



任營長時與內人合影

此結束20年軍



將軍山督考組進行營測驗督測

旅生涯。

誠如眾所周知：職業軍人家庭和事業本就難兩全，我30歲結婚，育有一子三女，在同學中應屬多產（當然不是指財產）家庭。幹副營長時購買了台中莒光新城的國宅眷舍，感謝老婆讓我在軍中無後顧之憂。同時也真的要感謝我們夫婦兩家的家人與長輩，楊蕭兩家多年來對我們小家庭的共同看顧，使我有餘力能在軍中稍展長才。

退伍後我先與陳憲法在潭子加工區一家機械廠上班。我搞的是電控組裝，就因為喜愛自動控制，想學，所以捨棄了台中港五萬月薪的工作來屈就二萬八的組裝工。後來幹到電控組長，接著轉投製鞋業龍頭之一的寶成集團任安全管理師，期間曾被外派大陸、越南等地到各處去稽核及授課。幹著幹著，滿六十了，就急流勇退，退出職場。現今就每天打打球，學期中還擔任國小籃球社團的督導教練，我們的目標是替台灣的籃球從小紮根，勤練基本動作。

軍旅生涯讓我感受最深的應是弟兄相互間



對車輛保養維修特別專精

的袍澤情誼，此生雖幸而未經歷過戰爭，沒真正開火殺過人，但在我幹連排長時那種與弟兄間同生共死的情誼，卻讓我感懷至今。直到現在，以前帶過的弟兄還時不時會與我聯絡，真值得欣慰，這表示我在軍中所付出的真心並沒有白費。

幹連長階段，我最得意的就是我把連上裝備搞到全旅最佳。其實那時候各連都有保修老士官，也都屯備很多的零附件，唯獨我連上沒保修老士官，但我為什麼可以將裝備弄到最好？就一個「拆」字訣，發電機或馬達壞了，很簡單，拆！不會修我教你，再不行我去借三級的保養手冊來參考。所以幾乎電系的所有故障都是自己拆修，而戰車引擎拆修也是自己搞。零件則是透過門路從戰基處取得，甚至我還親自跑到台南灣裡廢五金場去找零件，戰車砲塔搖桿的連桿壞掉也是拆下交給會車床的弟兄回去車製。相信同學裡面應該沒有我這種愛拆修的怪人，我也曾試著將老舊電瓶放電到快完，然後倒掉電瓶水清洗後再注入蒸餾水充電再放電，然後再注入標準電瓶水充電，想要使電瓶再生。總之，我就是甚麼都想

試試的那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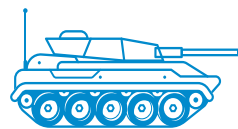
營長時很幸運地接到了很棒的一個支援營，保修連、補運連與衛生連都是強棒，技測都拿第一。補運連甚至於5000公尺跑得比精誠連還快，高裝檢也拿第一，績效不可謂不佳吧！但我在年度考績卻不給「優」只給個「甲上」，為什麼呢？因為我不喜歡拍馬屁！當時的旅長人稱霍媽媽，其能力不可謂不強，但就是不喜歡我這種不聽話不會逢迎的小孩。

在軍中類似這種自以為是霸氣凌人，沒事亂罵部屬的長官多的是。曾因為輪戰備太久沒休到假去請假，結果這人最後竟沒好氣地回了一句「要不然你想怎樣」類似流氓的（酷一靠），想想你都當到將軍了欸，竟然對想要請假的部下講這種話，而我只是想休我應得的假（你啊你啊）。我最佩服的長官有李其賢、孫國慶、王輝揚與胡允武幾位將軍，因為他們除了才華出眾之外，品德也足以為部下之表率。

另外，我好像有點與生俱來的靈異能力，在將軍山當督考組長時負責該地所有考訓責任。有次回湖口參加單位年度講習，當時心想我既然負



戰院畢業前參訪海軍艦艇



責了一方督考重任，總該給我好的考績吧！心中存疑那些長官平常就沒有很欣賞我，不可能給我打「優」吧？結果中午回房午休時，迷糊夢中有個人拿張紙給我看，剛開始晃一下沒看清楚，再拉回來一瞧，竟然打的是「甲上」。醒來馬上衝去找小人事官問問，果真是只給我打個甲上，你娘咧！我在南部拚死拚活、總管所有事務，累翻了，竟然只值個甲上，考績還不如指揮官麾下長隨左右的弄臣們。唉！這年頭要升官發財千萬不能像我一般的死硬派，否則吃虧的可是自己。

另有一件事也是在將軍山發生的。話說我考完戰院初試，一直擔心不知考得如何。有天洗完澡要睡之前心想「不如我今晚去查查考得怎樣」，睡著後就夢到我循著一條旁邊長滿長草的水溝去到河邊，水溝兩旁充斥著大便等骯髒物，結果釣竿一拉起，竟然是一竿四條魚。這是前話，進戰院後有次託同住莒光新城的鄰居幫我查政戰課程的作業成績為何老是偏低，結果他回說「沒想到你初試成績還是第四名呢」，啊！準是很準，只是那時候早就在夢裡顯示並提醒我，



全家福大合照

軍中這條路是條非常骯髒齷齪的路，我卻沒一點警覺還呆呆的走下去。哈哈！和同學分享之外，也算是聊以自娛。

人生誠如學員長陳逢源所說真的如戲，放眼望去，有些同學有的還英姿颯爽，有的卻早早走了。其實莫謂啥壯志未酬，也不用在那唏噓感嘆，這一場夢，就如過眼雲煙，不想放下，現在也必須放下了。我年過65開始練左手投籃，練到最後有次接受勤益學生單挑挑戰，就以左手讓他，在他還來不及反應過來時，已經6：0結束了。講這個，其實是在鼓勵我等同儕，莫嫌己老，事事還是大有可為。再說，為何要鍛鍊左手？因為手上有心包經和少陰心經，多動多練一定對身體有益的，願以此與各位同學老友們共勉之。



年逾 70 仍在球場揮汗奔馳